

*Yilin*  
译林名著精选

插图本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 高中甫 潘子立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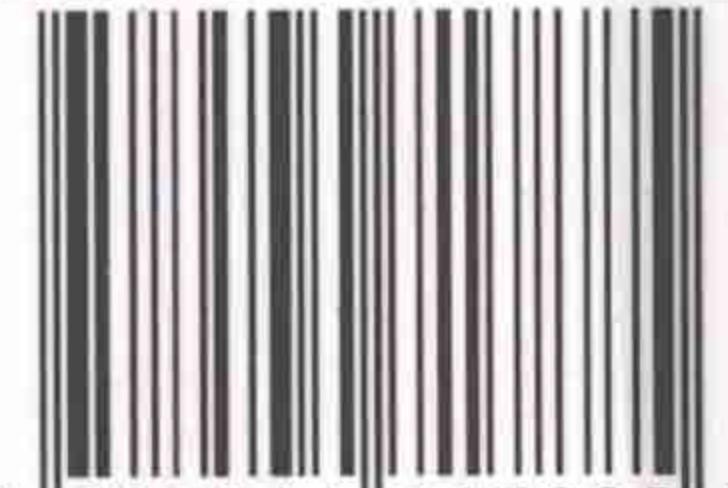


#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著

上架建议：名著·文学

ISBN 978-7-5447-1788-5



9 787544 717885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http://www.ppm.cn)

#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地利] 斯蒂芬·

高中甫

凤凰出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群星闪耀时 / (奥)茨威格 (Zweig, S.) 著；高中甫，潘子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7

(译林名著精选)

ISBN 978-7-5447-1788-5

I. ①人… II. ①茨… ②高… ③潘… III. ①历史人物-列传-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7375 号

书 名 人类群星闪耀时  
作 者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译 者 高中甫 潘子立  
责任编辑 彭 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 页 2  
字 数 212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788-5  
定 价 16.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 作者序

没有一个艺术家平日一天二十四小时始终是艺术家的，艺术家创造的重要的一切，恒久的一切，总是只在罕有的充满灵感的时刻完成的。被我们视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诗人和表演家的历史亦复如此，她绝不是不息的创造者。在这歌德敬畏地称之为“上帝神秘的作坊”的历史里，平淡无奇、无足轻重之事多如牛毛。这里，玄妙莫测、令人难忘的时刻至为罕见，此种情形，在艺术上、生活上也是随处皆然。她往往仅仅作为编年史家，漠然而不懈地罗列一个个事实，一环又一环地套上那纵贯数千的巨大链条。因为绷紧链条也要有准备的时间，真正的事件均有待于发展。向来是：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倘若艺术界出现一位天才，此人必千载不朽；倘若出现这样一个决定命运的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必将影响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此时，无比丰富的事件集中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一如整个太空的电聚集于避雷针的尖端。平素缓慢地先后或平行发生的事件，凝聚到决定一切的唯一的瞬间：唯一的一声“行”，唯一的一声“不”，太早或者太迟，使这一时刻长留史册，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

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唯一的一个日期，唯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这样一些戏剧性的时刻，命运攸关的

时刻，在个人的生活中，在历史的演进中，都是极为罕见的。这里，我试图描述极不同的时代、极不同的地域的若干这类星光璀璨的时辰，我之所以这样称呼它们，乃是因为它们有如星辰放射光芒，而且永恒不变，照亮空幻的暗夜。对书中描述的事件与人物心理的真实性，绝无一处企图借笔者的臆想予以冲淡或加强，因为历史在她从事完美塑造的那些玄妙的瞬间，是无须他人辅助的。历史作为诗人、作为戏剧家在行事，任何诗人都不应企图超越她。

潘子立 译

## 目 录

不朽的逃亡者 .....	1
拜占庭的陷落 .....	22
亨德尔的复活 .....	42
一夜天才 .....	62
滑铁卢决定胜利的一瞬 .....	74
玛里恩浴场哀歌 .....	89
黄金国的发现 .....	100
壮丽的瞬间 .....	109
飞越大洋的第一句话 .....	118
逃向上帝 .....	137
南极争夺战 .....	167
封闭的列车 .....	184

## ■ 不朽的逃亡者

太平洋的发现

1513年9月25日

### 装备好一艘船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第一次归来，凯旋的队列穿过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人群拥挤的街道时，展示了数不胜数的稀世奇珍：一种迄今不为人知的红种人，从未见过的珍禽异兽，色彩斑斓大声叫喊的鹦鹉，体态笨拙的貘；接着是不久便在欧洲安家落户的奇异植物和果实，印度谷种、烟草和椰子。所有这一切都使欢呼的人群深感好奇，不胜惊讶。但最使国王、王后和他们的谋臣激动的，却是哥伦布从新印度带回来的装着金子的几口小木箱、几只小篮子。哥伦布从新印度带回来的金子并不多，不过是他从当地土著人那里换来或抢来的若干装饰品、几小块金条、几把与其说是金子不如说是金粉的金粒——全部虏获物充其量也就只够铸几百枚杜卡登金币<sup>①</sup>。可是，天才的幻想家哥伦布总是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他狂热地把开辟通往新印度海路的光荣归于自己，一本正经地夸耀说，这只是小小的初次尝试。他说他得到可靠的消息，这新群岛上蕴藏着丰富的金矿脉；那里，在多处旷野，一层薄薄的土地表层底下很浅很浅的地方，就有这种贵重的金属。用一把普通的铁锹就能轻而易举地挖出黄金。再往

---

<sup>①</sup> 14到19世纪在欧洲通用的金币名称。

南走，有几个王国，国王们用金杯饮酒，那里的黄金还不如西班牙的铅值钱。关于新俄斐<sup>①</sup>的描述使贪求黄金永无餍足的国王听得入迷，当时人们还不太了解哥伦布此人好吹牛皮，对他的种种许诺深信不疑，于是立即为第二次远航装备起一支庞大的舰队。不必派专人去招募海员。发现了新俄斐，那里只用两只手就能刨出金子，这消息使整个西班牙如醉如狂：数百人、数千人潮水般拥来，都要去那黄金国度。

可是，贪欲从城镇和乡村冲刷出来的是怎样的一股浊流啊！前来报名的不只是想使他们的族徽整个儿地镀上黄金的名门贵胄，不只是胆大鲁莽的冒险家，西班牙所有的垃圾和渣滓统统拥向巴罗斯和加的斯来了。试图在黄金国一显身手发大财的烙了金印的窃贼，拦路抢劫的强盗、瘪三，想甩掉债主的负债者，想摆脱好吵架的妻子的丈夫，所有这些穷困潦倒不得志的人，有前科的、被法警追捕的在逃犯，都来报名参加舰队。这些落魄之徒、乌合之众，全都横下一条心，为了立即致富，什么暴力手段都敢用，什么罪恶勾当都敢干。哥伦布说的在那些国度只要把铁锹插进土里，面前就会出现闪光的金块，移民中的富有者都要带上仆人和骡子才能大批运送这种贵金属等等虚夸之辞，更使他们一个个想入非非。那些没有被吸收到探险队里的人就铤而走险，另辟蹊径；胆大妄为的冒险家不去多费力气求得国王准许，便自己装备起船只，只求迅速前往，攫取黄金、黄金、黄金；西班牙的不安定分子和最危险的社会渣滓一下子都放出来了。

伊斯帕尼奥拉（即后来的圣多明各岛，又称海地岛）的总督惊恐地看着这些不速之客潮水般拥上他管辖的岛屿。海船年复一年运来新的货物和越来越不受管束的人。然而，新来者同样感到异常失望，因为这里绝非遍地黄金，他们像野兽一样向多灾多难的当地土著人扑过去，但从他们那里已榨不出一小粒金子了。于是这些不逞之徒四处游荡、劫掠，既令不幸的印第安人恐惧，也令总督惊慌。总督想

---

① 俄斐，《圣经·列王纪》中盛产黄金和宝石之地，西方作家以此喻黄金国。

让他们当殖民者，拨给他们土地，分给他们牲畜，甚至给他们为数可观的“人畜”，即给他们每人六七十个土著人当奴隶。但这一切全都无济于事。无论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骑士，还是往日的拦路劫盗，对经营农场全都不感兴趣。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种小麦、养家畜的；他们不为种子和收成操心，而去折磨不幸的印第安人——要不了几年他们就会把所有当地人统统灭绝的，要不就泡在下流酒吧里。不久，这些人便负债累累，不得不在变卖地产之后再卖掉大衣、帽子和最后一件衬衣，落得只能依靠商人和高利贷者生活。

因此，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一位受人敬重的法学家马丁·费尔南德斯·德·恩西索学士，为了带一批新人马去援助大陆上他那一块殖民地，于1910年装备了一艘船的消息，便广受这些落魄汉子的欢迎。阿隆索·德·奥赫达和迭戈·德·尼古萨这两个著名的冒险家获得斐迪南国王颁赐特权，在邻近巴拿马海峡和委内瑞拉海岸一带建立了一块殖民地，他们匆匆忙忙地称之为卡斯蒂利亚·德尔·奥罗，即金卡斯蒂利亚；精通法律但不谙世事的恩西索陶醉于这美妙动听的名字，被谎言所迷惑，把他的全部财产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可是从位于乌拉巴海湾的圣塞巴斯蒂安新建殖民地不见送来黄金，只传来刺耳的求救的呼声。他的人员一半死于和当地土著人的战斗，另一半死于饥饿。为了拯救他的投资，恩西索孤注一掷，用他剩下的钱去装备一支救援探险队。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所有潦倒绝望的人听说恩西索需要新的士兵，都想利用这个机会随他离开此地。只要离开就好了，只要能摆脱债主、摆脱心存戒备的严厉的总督就好了！可是，债主们也都在小心防范。他们察觉那些负债最多的债务人企图溜之大吉，永不复返，便死命缠着总督，要他发布命令，未经他特许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该岛。总督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设置了一条严密的封锁线，只许恩西索的船停在港外，政府的小船负责巡逻，以防未经特许者偷渡上大船。那些害怕诚实劳动和累累债务甚于害怕死亡的亡命之徒，只好无限愤怒地眼睁睁看着恩西索的船扬帆远航，前去冒险。

## 木箱里的人

恩西索的船扯满风帆，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向美洲大陆驶去，海岛的轮廓已沉没在蓝色的地平线下。这是一次平静的航行，起初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只不过有一条特别雄壮有力的大狼狗——名种狼狗贝塞里科的狗崽、自己也很有名的莱昂西科——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到处闻闻这，闻闻那。谁都不知道这条大狼狗是谁的、它是怎么跑上船的。后来，它在开船前一天运上船的一个装食物的特大木箱前面停下不走了，这就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忽然，简直匪夷所思，木箱的箱盖自动打开了，从里面爬出一个约莫三十五岁的人来，他佩剑执盾，头戴铁盔，全副武装，犹如卡斯蒂利亚的圣徒圣地亚哥。此人就是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他就以这样的方式对他那令人惊讶的大胆和机智作第一次试验。此人出生在赫雷斯·德·洛斯·卡巴雷洛斯的一个贵族家庭，曾以普通士兵的身份随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远航到这个新世界，他们的船只在多次迷航之后终于在伊斯帕尼奥拉岛靠岸。总督想使努涅斯·德·巴尔博亚成为一个顶呱呱的殖民者，但是白费力气；没过几个月，他就抛弃了分给他的土地，彻底破产，无法向他的债权人交代。然而，当其他负债的人握紧拳头在岸上冲着使他们无法逃上恩西索的大船的政府小船干瞪眼的时候，努涅斯·德·巴尔博亚躲在一个空的大木箱里，在起碇前的混乱中让他的手下人把这个食物箱搬上了船，大胆地绕过迭戈·哥伦布的封锁线<sup>①</sup>而没有被人识破诡计。直至他知道船已远离海岸，绝不会为他一人再掉转头去时，这个偷渡客才公开露面。现在他就在船上。

恩西索学士是个法学家，像大多数法学家那样，他对罗曼蒂克不

---

<sup>①</sup> 迭戈·哥伦布(1480—1526)，发现美洲的哥伦布的儿子，时任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

感兴趣。作为有治安权的长官，作为新殖民地的警察总监，他不能容忍白吃饭和身份可疑的人。因此，学士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宣布他不想把他带走，经过下一个岛屿时，不管岛上有没有人住，都要把他留在海滩上。

不过后来事情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就在这艘船驶往金卡斯蒂利亚的途中，他们遇见了一艘载满了人的船，那真是一个奇迹，因为当时只有几十艘船航行在这尚不为人所知的海域。率领他们的人名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在这之后不久，此人的名字便将传遍世界。他的乘客来自恩西索的殖民地圣塞巴斯蒂安，起初人们还以为他们是擅离职守的造反者。但是他们的报告使恩西索大为震惊：圣塞巴斯蒂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是这块前殖民地的最后一批人，司令官奥赫达已乘船逃走，剩下的人只有两艘双桅小帆船，不得不等到死得只剩下七十人才动身离开，否则两艘小船装不下他们。两艘双桅小帆船中又有一艘失事，皮萨罗率领的这三十四人就是金卡斯蒂利亚最后的幸存者。现在去哪里好呢？恩西索手下的人听了皮萨罗的叙述后，已没有多大兴趣再回去领教荒凉的移民区可怕的沼泽气候和土著人的毒箭；返回伊斯帕尼奥拉似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在这危急关头，巴尔博亚突然站了出来。他声称他在随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首次航海时对中美洲的全部海岸都有所了解，还记得当年经过一个叫做达连的地方，那里在一条含有金子的河流的河岸旁，居住着待人友善的土著人。他说，应该去那里建立新的定居点，而不是返回倒霉的伊斯帕尼奥拉。

所有的人都赞成巴尔博亚的主意。他们根据他的建议，向巴拿马地峡的达连驶去，在那里照例先对土著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由于在掠夺来的财物中也有黄金，这伙亡命之徒便决定在这里定居，他们怀着虔诚感激之心把这座新城称为圣玛丽亚的达连。

## 危险的上升

不久，不幸的殖民地投资人恩西索学士就对没有及时将大木箱连同藏在里面的努涅斯·巴尔博亚一起投入大海深感悔恨，因为这个大胆的汉子几星期后就掌控了全部的权力。在纪律和秩序的思想观念中长大成人的法学家恩西索试图以待任总督的身份管理这块殖民地，使之有利于西班牙王室。他在简陋的印第安人茅舍签发书写工整、措辞严厉的法令，仿佛是在塞维利亚自己的法律办公室里。他禁止士兵在这迄今无人涉足的蛮荒之地从土著人那里搞到黄金，因为那是王室的资源；他力图迫使这伙无法无天的歹徒遵守秩序和法律，但这些冒险者本能地信服武力而群起反对这位文人学士。不久，巴尔博亚成了这块殖民地真正的主人；恩西索为求活命，被迫出逃。当国王派到新大陆的总督之一尼古萨终于抵达，要来整顿秩序的时候，巴尔博亚根本不让他上岸，不幸的尼古萨被从国王赐予他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在归途中溺死在大海里。

于是努涅斯·德·巴尔博亚这个从大木箱里爬出来的人成了这块殖民地的主人。他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并不愉快。因为他违抗王命，公然造反，加上前来赴任的总督因他而死，获得宽恕的希望更加渺茫。他知道逃走的恩西索正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他会控告他，或迟或早，他必将因叛乱罪受到审判。不过，西班牙毕竟无比遥远，一艘船横渡大洋，一来一回之间，他有充裕的时间。为了尽可能长久地掌握自己篡夺来的权力，他聪明而大胆地寻找唯一的手段。他知道，在那个时代，成就可以为任何一种罪行辩护，向王室的财库进贡大量黄金可以使他免受惩罚或推迟惩处；因此，当务之急是聚敛黄金，因为黄金就是权力！他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一道压迫和掠夺附近的土著人。经过几次血腥的屠杀，他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他阴险而粗暴地袭击待他友善的卡雷塔酋长，已决定将他处死。卡雷塔曾向他进言，劝他不要与印第安人为敌，而应和他的部落结盟，并

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了他，作为对他忠诚的担保。努涅斯·德·巴尔博亚立即认识到在土著人当中有一个可靠而有势力的朋友的重要性。他接受了卡雷塔的建议，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对那位印第安姑娘极其温柔体贴。他同卡雷塔酋长一道征服了周围所有的印第安人，在土著人当中树立了巨大的权威，以至于最后连势力最强大的柯马格莱酋长也毕恭毕敬地邀请他去访问。

至今为止，巴尔博亚只不过是一个亡命之徒，一个敢于违抗国王旨意、注定要被卡斯蒂利亚法庭判处绞刑或砍头的反叛者，可是，对强大的酋长的这次访问使他的一生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折。柯马格莱酋长在一座宽敞的石砌房子里接待他，其陈设之奢华令巴尔博亚极为惊诧。没等客人提出要求，主人便馈赠四千盎司黄金。接着就轮到酋长大感惊讶了。因为，他毕恭毕敬地接待的这些天之骄子，这些强大的、如同上帝一般的外来者，一见到金子，就把尊严抛到一边去了。他们像一群解开铁链的狗，冲着对方扑过去，拔出刀剑，攥紧拳头，声嘶力竭地狂吼，人人都想比别人得到更多的黄金。酋长看着这场闹剧，既惊奇又鄙夷：这是天涯海角不谙世事的人对文明人的永远的惊讶，在这些文明人眼里，一小撮黄色金属比他们的文明在精神上和技术上的成就还要宝贵。

酋长终于对他们讲了一番话，西班牙人贪婪而惊讶地听着译员翻译。柯马格莱说，很奇怪，你们为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争斗，为了一种这么平常的金属吃了那么多苦头，经受那么多危险。对面那边，在这高高的群山后面，有一片辽阔的海洋，所有的河流都夹带着金子汇入大海。那里居住着一个民族，像你们一样乘坐有帆有桨的船，那里的国王饮食都用黄金器皿。你们可以在那里找到这种黄色金属，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因为酋长们肯定会阻拦你们。不过，到那里也就只有几天的路程。

这一席话正中巴尔博亚下怀。终于找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传说中的黄金国的线索；他的先行者们走遍南方和北方各地，寻找这个地方，如今，如果这个酋长说的不错的话，只需几天路程就能到达那

里。终于同时也证明了另一个大洋的存在，哥伦布、卡博特、科雷列亚尔等等著名的航海家都寻找过，但都没有找到通往那个大洋的道路；发现这条路其实也就是发现了环地球航行的海路。谁首先望见并为他的祖国占有这一片新的海洋，谁就会名垂千古。巴尔博亚十分清楚，为了赎罪，为了博取不朽的荣名，他必须采取什么行动：作为第一个横越巴拿马地峡到达通向印度的南海的人，并为西班牙王室占领新俄斐。在柯马格莱酋长家里的这一小时，决定了巴尔博亚的命运。从这一瞬间起，这个出来撞大运的冒险家的生活便具有了一种崇高的、超越时间的意义。

## 逃遁到不朽的事业中去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人生的中途、富有创造力的壮年，发现自己此生的使命。巴尔博亚知道他的赌注——要么惨死在断头台上，要么名垂千古。首先必须花钱疏通，跟朝廷取得和解，让朝廷追认他篡权的罪恶行径合法、有效！因此，昨天的反叛者摇身一变成了最殷勤的臣仆，他不仅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朝廷财务大臣帕萨蒙特送去依法应给朝廷的柯马格莱赠金的五分之一，并且，他比刻板的法学家恩西索熟谙世故，还私下给了财务大臣大宗赠款，请求财务大臣确认他是这块殖民地的长官。财务大臣帕萨蒙特虽然无权这样做，但看在金灿灿的黄金的分上，仍然发给巴尔博亚一份临时文件，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同时，为了各方面保险起见，在此之前，巴尔博亚已派了两个最可靠的心腹去西班牙，向朝廷奏明他为朝廷建树的功勋，并报告他诱骗酋长说出的重要消息。巴尔博亚派人向塞维利亚报告说，他只需要一千兵力，就足以完成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做过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发现这一片新的海洋，并占领终于被发现的黄金国。哥伦布曾经许诺要找到而始终没有找到的黄金国，他，巴尔博亚，如今要去征服它了。

对于这个输家、叛乱者和亡命之徒，一切似乎都已好转。但是，

来自西班牙的下一艘船带来了坏消息。参与叛乱后，受他派遣去挫败恩西索在朝廷对他指控的一个帮手报告说，大事不妙，他甚至会有生命危险。被激怒的学士已向西班牙法庭控告夺走他的权力的强盗，法庭判处巴尔博亚应赔偿他的损失。相反，或许有可能拯救他的关于南海就在附近的消息却还没有送到西班牙；无论如何，一位法官将乘下一艘船前来清算巴尔博亚的叛乱，不是将他就地处决，就是把他套上镣铐，带回西班牙。

巴尔博亚明白他完蛋了。他们还没有收到他送去的关于附近的南海和黄金海岸的消息，就对他作出了判决。不言而喻，有人会充分利用它的，在他人头落地的时候，或许就会有某个人去完成他魂牵梦萦的事业；他自己再也不可能指望从西班牙获得什么东西了。谁都知道是他逼得国王派来的合法总督一命呜呼，是他擅自赶跑了行政长官，如果只判他徒刑，而在断头台上惩处他的胆大妄为，他就该称这判决是宽大的了。他不能指望有权势的朋友，因为他自己已经没有权力了，而他的最好的说情者——黄金——的声音又十分微弱，不足以确保他能获得宽恕。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他，使他不致因他的大胆行为而受到惩罚——那就是去干一件更大胆勇敢的事情。如果他在法官到达之前，在捕吏捉住他、拘捕他之前，发现了另一个海洋，发现了新俄斐，他就得救了。在人类居住的世界的尽头，对于他而言只有一种逃亡的形式，那就是逃遁到宏伟壮丽的事业中去，逃遁到不朽的事业中去。

于是，巴尔博亚决定不再等待为征服那一片未知的大洋恳请西班牙派来的一千兵力到达，也不等候法官到来。他宁愿带领和他一样坚决的一小批人去冒险，去干这件大事！与其双手被捆绑着屈辱地被拖上断头台，不如为一切时代最英勇的冒险行动之一光荣牺牲！巴尔博亚召集殖民地所有的人，向他们说明他穿越地峡的意图，他并不隐讳种种困难，问他们谁愿意随他前往。他的勇气鼓舞了其他人。一百九十个士兵，这块殖民地的几乎全体武装人员都表示愿意追随他。不需要为装备过多操心，因为这些人一直都在战争中生活。

1513年9月1日,为了摆脱绞架,摆脱监狱,英雄和匪徒、冒险家和叛乱者努涅斯·德·巴尔博亚开始逃亡,开始了他向不朽的事业的进军。

## 永恒的瞬间

卡雷塔酋长的女儿是巴尔博亚的伴侣,穿越巴拿马地峡的行动就从卡雷塔小小的王国所在的科伊巴省开始;后来的事实证明,巴尔博亚没有选择通过最狭窄地带的路线,由于不了解情况,他们危险的行程延长了好几天。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在断然向未知之境挺进时能有一个友善的印第安部族保障他的后卫或撤退。全队一百九十个配备有长矛、剑、火枪和弩的士兵,带着一大群令人望而生畏的狼狗,乘十条大独木舟从达连向科伊巴进发。那个结盟的酋长提供了他部落里的印第安人作为向导,还提供了驮物品的牲口。9月6日那一次穿越地峡的光荣进军开始了。这次行军即使对这些如此大胆勇猛、历经考验的冒险者的意志力也是巨大的挑战。西班牙人首先必须在令人昏昏欲睡如感窒息的赤道火烤似的炎热中穿越过大片大片低洼地,那里的沼泽和热病在几百年后修建巴拿马运河时还使数千人丧生。一开始就必须使用刀剑和斧子在从未有人到过、遍布有毒藤蔓的热带丛林中开出一条路。有如穿过一座巨大无比的绿色矿山,走在队伍前面的人为后面的人开出一条穿过丛莽的狭窄小道,这支西班牙占领者的军队排成长长的无尽的单人队列,一个跟在另一个后面,始终武器不离手,无论白天黑夜,总是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对付土著人的突然袭击。参天大树的上空,太阳无情地烘烤着,树冠连成一片,在这潮湿的拱顶下面,阴沉沉的,又闷又热,叫人透不过气来。他们背着沉重的装备,大汗淋漓,嘴唇干裂,一英里一英里地艰难前进;突然又会大雨滂沱,涓涓溪流顿时变为湍急的河流,他们只能涉水而过,或踩着印第安人迅速用韧树皮搭成的摇摇晃晃的临时便桥过去。西班牙人的食物只有很少一点玉米,他们睡眠不足,又饥又渴,身边总是围绕着无数蛰人的吸血昆虫,他们身上的